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墓文

文苑

殷無羨墓銘

唐時升

萬曆壬寅之春故職方殷無羨先生卒于家家貧甚不能營窆窆之事明年其友錢仲與春沂輩相與經紀其喪各致賻以葬焉先生之名滿天下天下能為文章者莫不交先生夫豈不能貴其墓中之石唯是墓有日矣

不克謁于四方余于是誌而銘之亦先生之志也先生
諱都字無美一字開美考曰輅贈奉直大夫夷陵知州
妣曰吳氏贈宜人先生少而開慧絕人六歲能為五七
言入小學無數人書程諸生不能通誦者復教之同舍
常以珍果餽餽^讀為十三御史王公賢選郡縣茂才為文
會先生名第一十五應試京兆不利其後偃蹇久之而
才名日遠多大人之游是時瑯琊王長公屏居田里為
文章盟主四方賓客輻輳其門先生舍于其家稱高第
弟子由是交道日廣部使者引見吳中文學之士先生

必裒然居首萬厯癸酉乃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是歲當
選士入館先生名出諸新進士遠甚而以年不中格不
得與選甲申出守夷陵州連有水旱之災先生禱祀山
川朝步至郊而夕于廟惻怛發于至誠未嘗不得所會
發廩廩必令富人主之吏胥不得入手鰥寡孤獨無不
受惠者楚俗鷙而好勝一朝之忿有十年相訐不已者
率以一語解之各心服而去夷陵當走蜀道羣山接天
往來徑裁容足下臨不測之壑過者縣車束馬相引而
行魂魄怖懾目不敢旁視先生開道九千餘丈狹者廣

之灰者刻之斷者棧之開闢之險至是若康莊焉國家
下兩川之材所至發民輸輓千人唱萬人和而先生謂
瞿塘望荆門江流迅迫勢不得用多人蓋歲省夷陵之
夫八百界中有驛圯壞弗葺而輜軒使者相望于道供
億勞費民不堪命先生以為四方之賓辱于隸人之館
有司其敢愛府庫之餘至于一卒一馬皆出于民吾又
豈敢罷民以事遠人于是崇大驛舍令如公寢而輿馬
牢餼無加者每暇日至學宮推獎諸生之才俊若恐弗
及引見如家人禮親與飲食講論今已有備位侍從者

楚中乙酉戊子兩試先生皆同考官所取多知名之士
故事蜀鹽不得入楚而楚人實利蜀鹽終不可禁小民
常乘風雨晦冥載鹽下峽以避邏者暗中觸崖石人船
破碎漂沒不可踪跡公謂律有步擔餘鹽勿問之條但
當禁方舟而來者耳自是迴流亂石間鮮_腐齒矣在州兩
值大計夷陵治行常為天下最己丑遷職方員外逾年
為正郎北庭貢市已久其王建寺於青海部落窟_其中
浩爾齊住牧瑪尼兩川是歲入洮河殺一將而擄力克
適西行因挾以為聲勢七鎮騷動天子遣大臣經畧西

鄙中外上言兵事者皆欲滅此而朝食先生獨計于今日之事惟令二敵擊不相為用法當自解豈可以口舌擊之耶蓋內條對便宜外示諸將方畧率用此指其後破敵數十萬諸部狼狽四散其王假道東歸不敢踐一芻一粟先生本謀也故功成而忘者愈甚會石公星為大司馬新視事 簡赫伯舍合索台吉會獵于黃鶯口邊人驟言兵至石公請發兵乘城灰護通州粟先生知二敵必不入境慎勿擾動為四粦笑持其疏不肯上已而謀至果獵耳石公大慚恚曰獨不可先語我乎陰屬

言者劾公有旨調南京刑部意猶未已以風指授南考功遂罷歸之日一畝之宮二頃之田如諸生時而已先生平生好讀書未嘗一日不擁圖籍而居當西事起時軍書紛紜一日之內封事數十上諸邊特報者矗立門外猶不能廢書退朝則與諸文士飲酒賦詩連日夕不休諛者遂以此為言暮年居十笏之室冬虞淒風夏迫烈日而置書其間諷誦不輟良辰令節與其徒為林澤之游必以翰墨自隨多至夜分乃罷嘗自笑曰我窮且老所幸者吟不後醉不先猶得與諸君子共事是為

不愧日月耳所為詩務為剡削常言自成機格譬之沃
 釜而炊不因入熟其文則縱橫恣肆極意所之光芒陸
 離不可狎視至于書疏之類尤其所長詳數事理由暢
 人情以爾雅之詞發難明之旨千里面談不能過也少
 好臧否人至老不能自止然其推賢樂善常以身下之
 或時有所訾詆但發于口吻尋不復記也方為諸生時
 有怨家造蜚語布入御史臺欲以相中事幸不發既貴
 終身不怨也見親戚故人謙讓懇至與語若恐傷之其
 力雖不足以賑施然欲急人之難恤人之乏惟恐弗及

歸牧言以撰卷錄の号之福

是以貧賤之士多懷之所著有爾雅齊集等邊疏酒史
 藏于家配李氏封宜人食蒸藿之食底茅茨之居以事

先生者四十餘年中歲被恩命有封號矣而日夕織紵
 自如先生得年七十有二宜人先一年而生先五年而
 卒子二開之裁之十二月丁酉墓于練祁北之新阡銘
 曰在古建官唯才是求胡令之人以才為尤吁嗟先生
 實有遠猷一朝遭逢四郊是憂偵候不行軍無耳目矧
 茲東境鄰方伏何為授兵震驚輦轂桓司馬王之
 爪牙胡不降心共憂國家在魏信陵知趙非寇厥身蒙

不愧日月耳所為詩務為剗削常言自成機格譬之沃
釜而炊不因火熱其文則縱橫恣肆極意所之光芒陸
離不可狎視至于書疏之類尤其所長詳數事理曲暢
人情以爾雅之詞發難明之旨千里面談不能過也少
好臧否人至老不能自止然其推賢樂善常以身下之
或時有所訾詆但發于口吻尋不復記也方為諸生時
有怨家造蜚語布八御史臺欲以相中事幸不發既貴
終身不怨也見親戚故人謙讓懇至與語若恐傷之其
力雖不足以賑施然欲急人之難恤人之乏惟恐弗及

是以貧賤之士多懷之所著有爾雅齋集籌邊疏酒史
藏于家配李氏封宜人食藜藿之食庇茅茨之居以事
先生者四十餘年中歲被恩命有封號矣而日夕織紵
自如先生得年七十有二宜人先一年而生先五年而
卒子二開之裁之十二月丁酉墓于練祁北之新阡銘
曰在古建官唯才是求胡令之人以才為尤吁嗟先生
實有遠猷一朝遭逢四郊是憂偵候不行軍無耳目矧
茲東境鄰方伏何為授兵震驚輦轂桓司馬王之
爪牙胡不降心共憂國家在魏信陵知趙非寇厥身蒙

猜國亦顛覆彼惡其福此則胡然既獲操舟盍使濟焉
即鹿無虞徬徨中林集思廣忠亦獨何心邗江之陽有
封在原以永萬年賁其後昆

庶常天如張公行狀

張

采

公諱溥初字乾度改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
先生最顯蘇之太倉州人曾祖鯨祖仲以長子官贈資
政大夫工部尚書仲娶于方生三子長輔之官工部尚
書次天又次翼之號虛宇是為公父娶陸繼潘後得副
室金實生公虛宇公行善多陰德凡十子公次居八門

房俱稱公十子以連尚書二子云公六七歲竒慧不逐
童戲兄弟中間童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籥從師受
讀日可受數千言暮反揖虛公_字所或呼問今日何書朗
誦不休虛宇公絕憐愛數歲見兄行習舉子業即私
習舉子業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買書錢蓋虛宇公雖
素封子多弗及周則金孺人緝麻績繼佐公日夜取成
書斷章手錄其後同采讀書時將所錄本篇、投火復
日夜手錄及十日或半月同采高吟一遍又復投火采
問曷存斯曰聊用強記奈何留滯心路余笑謂世間節

錄本修行公如存者充棟矣用是右手握管處大指及
掌心咸成繭五年^六年須割去冬月且數日數沃盥其勤學
殆天性方私習舉子業且一年已成章當年師猶未知
用廢讀授夏楚長而語采我自遇露生張師始獲黃童
譽師弟亦佩知己哉十五歲喪父同金母出居西郭顏
一陋室曰七錄齋蓋讀經史諸書亡厭十九補博士弟
子敬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為大儒戊辰以覃恩選貢
入太學是年適予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師托余邸
會所貢天下士暨公鄉雅流咸願獲交公幸一望見公

則猶墻謝不敏而乃拜瞻宮殿訪南北郊制問辟雍石
鼓文上下齊魯伏謁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冬季
采令臨川公送抵錢塘江執手敬歎曰出處庸有時第
舍我踽々獨學行奈何泣數行別去先是六年前公延
予讀書七錄齋公晨出夜分入兩人扃戶下帷公上自
皇古下迄今苟凡治亂興廢賢愚是否亡不殫厥理要
此如行舟公自繫帆置余作相夙舟行不干相風輒時
占顧以故兩人深相得不能頃步離隔三日即信使相
望公既別錢塘歸果踽々頗不聊又念友生若參鼎古

樂因攸明因集吳越間俊造凡經明行修一革定規模
要計程課既集公颺言于衆曰不殖將落毋陷匪彝毋
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
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世教衰亦
其復起名社曰復共勗諸衆咸曰諾于是復社之名振
天下由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經明行修者以不
得與為耻采在臨川聞之曰善哉張子志則廣矣難乎
其後也屆庚午辛未連舉成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
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公生平謂人文夫貴

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脩身及家均平
天下否者脩顧問奏對三雍為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
化功則為社稷臣勒名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子史
俾後學有所依倣稽勲亦不在擢伐下言則冠豸螭陛
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
萬世知有其人比于龍門扶風又每恨無鞅掌才不任
掌才不任奔走以此讓人同志知其托寄有在及官翰
林思一有所表見即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有所
不可輒面斥不應諛言遂孔張執政要人躑：視公賦

青蠅曰先生未淺土苟不獲歸襄厥事則願以身祭百
虫壬申請假歸營卜宅兆墓其父虛字公手自卒瘞未
嘗屑、問諸兄弟發所度書不下數萬卷丹黃紬繹無
寒暑間海內學者爭及門屨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伺間
不得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為是可指而藥也欲發猶
未有名而往之恥不與復社者心脚其事獻謀曰故時
若立復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為黨人曰婁東復社即
可不必有踪跡將一網盡丙子招里中猾條事及之下
提學御史望風者謂公固時所忌許公可進身遂縲服

伏闕云已去官由婁東連疏詆復下社巡撫都御史提
學御史倪公元珙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徒旅誦習實非
黨亡可罪者且文章為士精心即國元氣厲治士不便
執政恨御史庇士鐫二級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言疏
詆者去官自有本末與婁東絕不屬年月可覆難誣證
有旨切責必批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怫、不已公
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采各自陳
采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中云謂復社是臣事則
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國砥礪死避羅戈

負義圖全臣不出此末且云念溥日夜解經論死矢心
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
泣血自明良足哀悼既草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
天乎公固亡罪我杜門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
加罪我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者赫然怒相
見黃泉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無足_究容旋得公素行
心憐之有旨其勿問以後文社課業首要端飭身心講
求忠義不得徒尚浮華標榜延譽提學臣嚴誠毋忽事
白于是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垞交章薦公砥行

方聞所纂修經史有功于學宜詔搜遺籍備乙覽奉旨
如御史給事言書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誦之倪
公賢者張公一代名卿劉公按楚死國難姜公直言受
廷杖四人不輕許人即公事狀無待辦公事親孝既長
依母側如孺子待兄弟友兄弟十人不一母又情性差
別公未出西郊顏所居曰葦樓既通籍凡諸兄弟嫁女
娶婦不辭頻復交朋友有信州諸生沈承宇君烈負才
而天妻薄少君相繼遺孤僅生五月斷乳且樂公抱歸
撫為子名張忱余字以第三女後余女死臨其忱隨公

死京師公與君烈交不厚第憐才自急義耳蒙師劉振
溪死公操文哭祭約管子士琬卜地成塋歲恤其妻若
子友人何孝廉南春杜秋曹麟徵曹憲副三用許黃門
國榮皆先公死以孤托公咸攷之不遺力所為文初似
唐孫樵樊宗師中返于醇做韓歐大家既融洽經史遂
出西漢詩率筆題咏皆三唐風格讀書日高起漏下四
鼓息起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
不給固切友教書生故人子挾冊問無用剝啄輒通坐
坐恒滿四方尺牘人咄：應而公俯仰浩：所著述可

一間屋豈中材之子能萬一幾及乎然余同公讀時見
公解粽設錫誤漬墨口輔盡黑余笑公終不覺夜深燈
盡窓焰如白日疑天遂明視庭中則雪深一尺呼童子
斲睡公恨不得一杯酒余謂無恨他時定念此寂：及
余在臨川雪夜思公遂取杯公亦雪夜念余把酒不達
則公專篤又如此誰謂对客揮毫泰性然也公切：辨
邪正論朝廷事銳欲澄清冀奮庸聞善人難如身及不
暇卒食居鄉求民瘼汲：布惠吳水國舟子多榜官閥
予惟公禁不許出入買他家舟辭氣溫雅從無貴人色

卒之日遠近赴弔哭多失聲嗟夫公以名高招忌者
百方中卒不得他過惡窮年搜索不過曰復社即問忌者復社過惡是何等天下
萬世可以知公矣所著有七錄齋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
三書若干卷所輯原分部立例經則十三經各有詁釋合註疏
大全刪定者曰合纂其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先已行世
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宗禎文典尚未成集其行世
者為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隨事屬論彙成大
觀又取南北史用魏齊周書較量同異他如烈女傳讀
史管見皆評究標目者子集則有莊子乃彙文選廣文

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彙復去雜曰五刪又念漢魏
六朝諸文篇章散逸有集則加訂正亡集則遍蒐羅人
自成編題詞弁首共一百三人名曰百三名家又謂無
益之辭雖多莫用惟歷代名臣奏議足可經世嚴加存
置自宋以下即文辭併授裁削尚有綜輯類書不下數
簾今所奏御十不及三即有當聖心恐以文人宣示嗟
夫既已無年夫復何言公一子終二歲先公一年殤死
之日僅一女又撫外家女一時妾有三月遺腹者因不
敢立嗣越七月遺腹舉女隨殤于是按宗法長兄一子

不得立；次兄幼子錢宮詹收齋命名曰永錫字之曰式似迨次年五月一週常禮稱期而小祥公始柩前立嗣服；則公不祀者凡一年遺腹奉女以後采不能辭責矣公生時與采雖不同宗譜家人第呼南門西門以所居稱謂沒不分兩家沒後處分采固不避劇易嗣定即卜地西門外委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成塋按公生萬曆壬寅三月廿三日丑時以崇禎辛巳五月初八日丑時卒享年四十娶王氏嗣子永錫聘孝廉華公乾龍女女一公歿後采許

字嘉定太學侯公岐曾孫槃所撫外家女公許字采長男于臨茲墓前石托明公信史傳後嗣子藐孤不勝文采辱後死敢次歷履嗟夫毀譽遇也窮通時也生死命也蓋棺定論恃此心爾惟明公知亡友稔請垂編錄謹狀

故禮部員外張先生行狀

葛芝

先生諱采字受先晚號南郭世為太倉州人始祖拱生文恭文恭生卿；生用賓號海山用賓生鳳異號現海州庠生則先生父也先生少通慧觀海公奇愛之有拂

意輒抱先生摩其頂曰有兒在何憂聘于秦：素豐無子止一女將死欲以產歸之觀海公弗欲曰兒固遠大吾聞受產者不祥豈須此耶十七補弟子員為文驚其長老然性俊邁不專習舉子業弱冠後始折節讀書時西銘張先生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先生名延之家世所傳七錄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詭怪弗醇識者謂文章之禍中于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當一反于經術吾以是起家即以是度天下卒之兩人先後成進士天下讀其文咸俎豆之至今稱兩

張先生不哀天啟丁卯舉于鄉明年戊辰崇禎改元禮部中式第三名名動京師政府欲引入翰林辭之謁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婁：士一進身即高大門閭蒼頭數十百人被綺紈為害里中黠者竄籍胥史益跳蕩而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感額曰吾無寧字矣先生諸生時即痛憤常曰使吾得志不更其俗者願以身祭百虫至是歸喜曰吾道行矣遂集鄉老于州神之庭奉盤匱進曰自今往幸通籍毋以勢凌人毋縱僕夫橫毋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毋使私家属隸籍官府傳虎翼

有失約者衆斥之鄉老曰諾于是俗大變先生之任臨川也婁中父老數百人走河干戴香于頂呼曰非公莫活我然豪猾自此側目矣先生令臨川自奉廉官署蕭然如山齋太夫人在堂恒進二卵雞豚不時得先生率妻子以下拔園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小大惴：終其治有貴人妻黨縱邑中豪甚先生知之擒以來笞之百貴人之公子徒跣呼門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吳中先生已歸相見驩然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然乎其他利民事非一端臨川文風素著先生至益鼓勵

旁及隣邑士士依以成名者數十人先生既刻苦又巖邑事煩遂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蓴鱸耳因告歸：而父老走河干涕泣送者如婁中頌倍焉是時西銘先生成進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婁中日數十人前後稱弟子者各數千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一時號為兩龍門然先生好恤民隱雖甚病藥囊不去手里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先生先生所言無弗行里中猾因之詭相倚私受富人金先生廉得之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入都期必報會閩人吏

吳者以爭分鬬事與州守劉公郤疑兩張先生右劉復
大恨哀經至京師坐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者曰
若故人子弟結復社此黨人漸可指而木也遂大喜相
次列疏于朝皇帝下其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巡撫
都御史提學御史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提學御史倪
公元珙至鐫秩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先生死先生獨
具疏上始得白則前此日蹈春冰也然先生恒靜鎮方
息時里中籍籍言緹騎且至家人泣親戚環室走先生
讀書浩々若弗知者時芝在側呼而前曰緹騎旦至夕

行矣誰橐餽者以煩吾子芝泣下先生淡如也歲辛巳
吳中旱蝗太倉尤甚飢疫死日數百人先生歎曰吾即
病其辭勞乎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先生先生因白錢
公設廠四門請于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飢民出入聚散
有時下至碗碟蔬菜出先生經畫皆精當是役也活萬
餘人先一歲先生白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諭立
保甲諸法凡有利于民無弗為錢公既雅敬先生覩先
生條記益歎服凡邑中有疑事輒問先生或大獄不決
輒問先生先生知無弗言斷々別白無少借顧性坦直

不疑人故人子弟至或漏言時作片紙報錢公家人睥
睨立弗却家人出復漏言蓋德先生者皆愚弱無知怨
者悉豪猾自此側目愈衆矣甲申三月先帝崩問至先
生慟哭謀于當事欲糾一旅衛江南會留都再造弘光
改元不果廷論起先生禮部主事疏辭弗允入京首請
恤諸生許瑛：吳人以哭先帝自沉昏水死者也既以
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曰清制舉二曰嚴學校三曰
正人心四曰昭聖德皆鑿：國謨疏入得俞旨旋進秩
員外郎然先生知事弗可為以奉使乞歸吳守留都弗

守江以南咸涕然國無主新舊吏不接里中豪猾攫金
者報宿怨者皆蜂起而向之側目先生者謂可取而甘
心也往來嘯聚得數十人皆桀惡相向謀曰若固欲城
守吾以城守給之應出：而毆之驅死便則踵門告曰吾
屬義不為異姓民知公忠義能念吾：屬得公為主死
不恨先生因曳屣出不交一語即擁去操巨錘奮擊中
要害先生瞑目不言委順而已適閩王廟僧某有勇力
見之歎曰若固張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曷
至此俟其間突出抱先生走而諸德先生者亦往：操

兵刃來奪遂得脫擁歸廬舍然先生已絕者數矣幸而
生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廟里中有小兒見州神趨而
出以身覆先生兒驚歸遂病告其父他日其父探脈諦
祀神向巫述如此嗟乎先生誠動鬼神而不格于凶頑
何哉自是之後東西竄伏不常始避地嘉定之鄉既寄
居崑山湖濱又過常熟依其女後又寓崑之范氏莊居
常鬱鬱不樂寡言少飲食時南望痛哭而已如是者三
年遂卒之日神明湛然呼芝坐牀上語以事不及
私嗚呼痛哉先生性至孝觀海公早棄世弗獲事之蘇

太夫人成婚後每冬月必擁太夫人卧服官在臨凡出
入冠帶峩然猶作童子戲引太夫人笑乃已其從臨上
歸也太夫人已病先生不解帶數月糞帚之事必親太
夫人死遠近奔賻者數千人婁中至今指為盛事芝親
見先生歲時祭享必呼父母敬宛轉淚淫承睫以視
他家無此禮矣先生性剛直有所不可如茹物必吐出
乃已故面責人時不敢仰視而西銘先生性和易客無
賢愚稟接之遠近或樂西銘先生和易而畏先生剛直
然先生實淳質不為崖異遇一善必咨嗟歎息成就之

所指斥欲人亟改紉于正也晚事理學以程朱為宗口
誦心維不少置嘗操小舟過紹興訪念臺刘先生宗周
刘先生理學重望聞先生至大喜率弟子百人請教先
生開陳大義亟推服別後刘先生手封黃柑四枚馳教
十里贈行先生歸益充然自信矣留心經濟丙子備兵
使者馮公元颺入衛京師壬午程公岫定海亂人材謀
畫出先生居多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干卷太
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名臣言行錄編輯則自兩漢文
至南齊文皆行世自梁至隋有成書未行先生之配秦

宜人當先生貴疏布操作無倦色令祚中落無幾微怨
恨蓋先生雖貴家貧產不及中人宜人即錫冠帔常如
貧家婦故不以盛衰興感子二長于臨次于婁于臨娶
西銘先生繼女王氏于婁娶孝廉王公志慶孫女各生
一子幼未名女二長適芝次適當熟諸生楊靜：有文
名早死適楊氏女先先生三月死先生有兄士魯州庠
生先規海公棄世生三子先生撫之長于積次于基次
于允于九州庠生為人朴直好義乙酉後隨先生遷徙
丙戌先生在常熟亦留常熟六月失水死按先生生于

丙申十月十九日歿于戊子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
三其年十月卜葬先生于東鄉祔觀海公墓側今先生
死四年矣惟墓前石之文無以屬先生之友都昌令楊
公彞書來曰是宜有狀以乞言于四方大人先生狀莫
如子宜蓋公之舉二子也晚于公事弗詳子為館甥久
獨詳狀莫如子宜芝辭不獲命乃次序其大畧如此惟
四方大人君子知先生稔倘參以鄙辭而錫之一言則
芝與兩孤感以沒齒謹狀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

墓文

儒林

鹿皮子墓銘 宗濂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中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
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
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
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未免於議論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連
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蒞醯親執竿獻酬歌古
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
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
洛不類余恚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
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
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無不俵日索之終不可致
收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
今特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于吾後云濂乃

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尤疇為六府三事
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
無疑義以庸言釋聖經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
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
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矣濂未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
枳一爾而穰十烏枳有穰而一視之其于人則仁也發
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于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明文海 卷四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
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
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
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
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彞倫斃禮樂廢而仁亡是故
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之
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
萬殊者孔子之一貫于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

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技業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
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傳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
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
之童觀優于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
以不知妍媸為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伊洛之
學大明于淳熙未易遽取舍之自時厥後為貧游仕奔
走于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蓋以斯道
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者所見於書
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于濂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

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于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有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即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

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于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于李公直方其于天下之書無不讀上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惟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于談辨見于文辭恒懇心為人道之文辭于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作曰後世之辭章乃土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

十餘篇傳至咸均士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
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
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
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性
復至孝父患風孿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疾
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
人歿君子不見其遺衣輒奉之鳴而泣生平未嘗
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于貧痛懲
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閭里

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
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
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
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
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
新書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七觀小稿合數百卷
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喬年昌
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七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
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為喬年在餘皆先

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
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
徐信余本虞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趙宗林宗某宗
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
某甲子奉柩葬于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
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
為持示金華宗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姿
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

非不拘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
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
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于固必使君子生
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而君子之衆說
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
卓冠于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
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
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勿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
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

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
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
答之辭于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
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洙泗傳
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陰陽悉苞并無聞
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
彼執黍稷兮薌去莠與稂春實既白粲兮詔使來者嘗
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嚕呖達幽隱兮務使聲遠
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

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
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華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
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墮空山兮
猿狖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沅翫飛花
兮心與太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
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
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呵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
文字祥兮千祀隨休聲

汪先生墓銘 宋濂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于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于家初元既滅宋亡太學生孫公高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世接發為賦咏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亡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于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意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

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為先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為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于六經而詳究于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為異而亦不苟為同其所自得既形于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辨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為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其有條序為文竒而不肆遇時觸

物輒以詩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口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為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少食置筋戒諸子以祭禮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于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崇金照乘為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二人曰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

文若干卷先生卒時崇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齎告于先生之門人趙君沆請輯羣行為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齎始買地葬先生于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為請趙君乃為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為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于是撫几嘆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為善者固不異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于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

明文海 卷四
九
之志為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朔風荒亡海水赤
矣宗社為墟將安即矣冠履倒植命之或矣高蹈避世
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羣趨溺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
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
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
于朱子著書滿家于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
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_孟盡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

歿其季懃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
閩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
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摘文決科皆卓然有立
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
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從餘姚
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
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已中
節于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鷄鳴
必起盥饋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

而飛蚊之哂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于經旨
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
五六從懃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
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
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
豈專為決科哉得失命也遂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
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
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
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

邪其為學益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瓊
瑤玠庶母讒先生先生失愛于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
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于家資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
靳色及父歿嗚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
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
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
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
弟以謫度分貲產不均弟欲擴地訟兄釀致其罪先生
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帥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

祠堂見祖宗乎况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于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纏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慊々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教為文字飲以逍遙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閱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

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塋于上虞建隆畧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生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蕙菴以汴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請于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

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于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令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于學允殖于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遠而亨敢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周皜齋墓銘烏斯道

皜齋處士諱堅字砥道皜齋其自號也姓周氏慈溪金

川人曾祖諱壽祖諱實父諱祥無嗣以處士為後處士蓋餘姚雙溪河孫一之季子也性孝友直諒有識見稍長貌若玉雪出就外傳言咲容止如成人至總角歸雙河覲母氏母氏異之母曰周氏既得汝自生子一人汝宜留以守吾宗祧處士拜且泣曰堅生甫七十日即後周氏其鞠養教誨恩若已出不可忘也堅聞背義不祥且守宗祧有二兄在不敢奉大人命也母氏感其言復遣之如初既冠益好學楚_亡然自飾或與二人謀植身計一曰貨殖一曰科第處士曰士當真實踐履富與貴

命也奚可必哉咸服其謹論時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閱慈湖楊文元公遺書有覺一時出其門者甚衆而浮議者亦衆處士奮不顧浮議一從二先生游寶峰知其載道器也為漆仁然啟迪處士聞日用尋常即道之誨意殊喜作而問曰見道之功安在寶峯曰其反觀乎昔楊夫子猶反觀入道某亦嘗事此良驗子其試哉是夕歸而默坐反觀意念俱泯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不知我之為我惟光明滿室而已詰旦白二先生先生笑而頷之寶峯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者是也處士又問曰光明滿室者何寶峯曰是心之光也古人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仁者是也他日二先生過處士見榴花瓶中相山問處士曰花與枝葉紅綠間出果孰為之處士荅曰吾所為也寶峯曰孔言庶生無教也砥道領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燭寶峯問曰此燭之明燭歟火歟荅曰非燭非火此榴花之變化也二先生曰反觀之效豈欺子哉處士樂不可言因取曾子讚孔子曰皜皜乎不可尚矣之句名燕處之

室曰皜齋日以自鑒金川室燬乃僦縣治中楊夫子祠
左之室以居蓋楊夫子舊業也面湖際山東西有熙光
詠春之門其流風餘韻可想見且俾子孫得以習俎豆
事也日與相山寶峯暨小隱楊先生是齋時先生向君
樂中李君原善王君彥真余斯道及伯氏性善等日倘
伴山水間論脩己治人之道不知歲之邁也即以金川
故址及所積崇構英材悉讓仲氏有私處士者沮之處
士正色曰天倫與土木孰重輕乎卒不聽自是規行矩
步罔敢失節嘗服役官府元至正間寇亂大造兵甲邑

之役于官者就瘠民肥己以歛民怨處士所覈鄉井取
給公用外未始漁獵其民郡侯阿因圖方收糧過半處
士率里民輸賦侯見其端謹曰必有識之士也問郡之
利病處士對曰今歲旱暵民無所出租既失于上聞宜
緩竒零之征使規米入官侯之惠也侯偉之賜帽與酒
民果受其惠縣令陳麟咨治道于縉紳諸公處士與烏
居無何邑以從化處士於賑貧恤患尤汲一日見小
女子風雨中病卧馬通上將絕急命僕負歸飲食治療
得瘥問其故則行乞食于市者也久之遣還其家有定

海戴氏子從母乞食母給而辟之號泣無所歸處士蓄之歲餘歸其母餘姚歲飢雙河困乏者羣至處士食三日復與之粟且奉書伯氏曰飢者天民粟者天物幸勿靳天物飢天民以逆天意伯氏感焉如其言賑之里有徐氏被銜私怨者謀孽重罪寘之獄處士閱其枉而貧也為資其費使納賂輕之遂受笞而脫處士至雙河伯氏家疽發背諸從子請致瘍醫處士不許曰有命惟清心定氣而愈越數載以疾卒實元至正幾年癸卯十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七歲乙巳十月廿有三日塋於縣西

黃庫舉之原配董氏子男二曰鍵曰銘女二長適同邑馮應彰次適劉叔瑀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斯道與處士同在先生門莫吾道之亨以少補斯世不幸師友及吾之伯氏俱淪喪而處士亦歿僅存者亦皆老矣大明啟運斯道被薦忝宰石龍再調吉之永新不得拔茅連茹以發揚揚夫子之學恒盡於心洪武十七年春鍵銘介人走永新請曰先人卒葬久未銘惟先生與先人同講習知先人為最深非先生銘之不可敢奉狀以請嗚呼斯道詎忍銘處士哉義不可辭乃銘之曰人之從不知

所歸卓哉處士惟道是依其道光明匪騰於口既驗於
 見亦驗於守樂不可喻徜徉湖間水之渙渙雲之間閒
 雖處韋布輕于爵位雖處里閭軼乎天地遭時弗亨尚
 復何言不瑕以終亦全其天身不可起道則不滅孰其
 徵之湖上之月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王 禕

先生諱瑛字玉城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
 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
 節度使曰彥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鳳林鄉至宋自鳳林

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
 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
 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
 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
 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
 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流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
 生之曾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
 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

祖諱規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侁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主管建昌仙都觀漸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齋先生文憲公柏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得於勉齋黃文肅公榦黃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丞相

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巖先生似其學得於撫堂劉公炎雙峯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敷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說理趣微辭奧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為高同時若葉公闔者丞相衡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尚為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祿不可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

脩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出
棲遲先廬遂為終焉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
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
謝公翺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
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
思焉於是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
節而來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錯隴西
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顏公
貞漢陽鮮于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溥錢唐夏公若

水薊丘李公衍無不略勢分內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
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榷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革
或訪問政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
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槩淹
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為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婺為
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宣憲二司欲招徠學者
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為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
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文憲門
人也時方高卧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為起文憲之

道踪以大明改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
生於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元年四
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於
金華縣東安期里黃杜塢之原去魏國北域若干步所
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聚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
次雲龍將仕郎江陰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開閭閻並
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於今接之衣冠家
莫盛於王世矣爵祿道德聯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
先子孫賢才是侶是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其身

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自先
生沒而百年之老成典刑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
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於
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李愚菴墓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伊洛遙
出東魯去尚綱百年於茲慨生也晚願垂几杖嘗聞之
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
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

殺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啣帝撫而怒仁孝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克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威用
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
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意則容
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嘗於夾谷孔子廟教
授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顛顛頷時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禳
祈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
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
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

會客朝之曰戴者本質者君賜也桀獲莫周鄉井罔
識時惟先太僕王公亞鄉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各翁
墓碑學諭李君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
尚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瘞以死葬合塔
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無從考國初猶給戶籍告身
蠲賦後嗣後守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
荒蕪害逼耕犁寢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
風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嘆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
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並

毀予有醫士祖良左翁抄本幸存先君携之漢中每經更定命綱識之一統郡邑誌畧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諸意象曰傳授與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綱茲藐焉去先生^生輒復二紀顧惟冲年蠢冥犬馬賤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靈毓秀聞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綱罪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曰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

陋巷如顏忠兮必用湘水先其義兮必舉介阜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祝姑膏屯匪令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粵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來孰釋女乃恩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繹公斯號聲跡寥廓貽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秉波而淵不同者世繫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廉頑昭蘊庶格其神掃松祭菜嗟爾後人

白沙先生墓表 張 翀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谷繼之以涕洟其嚮善益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

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身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

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詔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石翁陳先生墓志銘 李承箕

先生身長五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為
兒時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
曰為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吳康齋
聘君門聘君之學主故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
守其轍鞭助之失先放之忘失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
好而樂之者也乃擲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
乎於是習靜端坐積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
先賢聖格言始以各得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停涵積
以歲月翳者去而明者來往者過而來者續泯然無支

離糠粃之患怡然無內外動靜之別洒然與萬物同其
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厭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
有如此性至孝事母朝夕不離側後來廣東布政使彭
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英交薦於朝至京師
一造朝隱隱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疏曰臣
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
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憂
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
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

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願乞終養疏奏
詔授翰林院檢討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歸
矣蓋其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
畸殘而補偏舉弊者也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
弊者殆秦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不
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剽語也許魯齋
謂須焚却顧我何復云云性喜吟咏故其進退語默之
几無為自然之旨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
先生十有三年凡四見也先生每云以己養心持身由

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
已也其故人有羅一峯倫者莊定山臬者一峯改官修
換南京先生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
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己有如此先生諱獻章字
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
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寡居七十二年而受旌
表九十一年而卒先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
構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日葬於圭峯左股
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陽張卒先生獨居十

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几孰闢其門凝而涵之天飛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真我最其迹抹撤謔諄用納玄原示委及顛

大理寺副東嶠先生行狀李承箕

吾兄資稟高生七月以筋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糞溷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捷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

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喇嘛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喇嘛僧持刀挺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遠人而敢于侮王官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喇嘛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蒲陽嚴公洽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披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

脚以為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廢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未馬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心者莫甚于學官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學率天下士類為愚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官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

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為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諧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道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有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不用則藏之亦可不在外者為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相得之他非所計由郡

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荐四十一歲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與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撫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曰尚世之達官禮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世迹徇而理窒而事逆無怪其世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

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也謂評事之難為若昌黎所謂承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人負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歸予嘗築釣臺於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徜徉台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親觴家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乏了無悔

明文海 卷四十四
意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薄世也
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人修葺
之將教以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城鄰封人
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自古
無托心之助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予不能忍訟之憲
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修曲歸我李氏
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
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饑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
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

見人有饑寒色多少盡與己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
計較也成化十四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
相枕籍乃作為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
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
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
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
名璫自南唐時居嘉五世祖名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
名煥洪武間舉西蜀監課大使祖善教諭叔珙成以叙
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

太淑人父阜號鷗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子二人肇啟女三人曾思進周夔表褒婿也繼蕪湖嚴氏一子瑗以卒之年臘月葬兄於蒲圻烏石湖旁

陳梅峯墓銘

林 後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青哭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盡於此矣山齋因來謂余曰 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扣其家無一新衣為之密備

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嘆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暨配贈孺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進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曠典也先生

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
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
父卒先生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
夜分黃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
自考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
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
憲副祭重古行禮為子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在
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若者存何半
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贖金修禮陳白沙因

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沙論難吉安持大體開至誠通
以民彞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捍
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
為類爭者規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徐聞解為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
誌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
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
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
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侶去而崔猶留先生

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盞妻子服食糲糲一女適
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
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嘗曰儒
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
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
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生先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克養
孰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愧予
嘗評等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

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
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
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莆
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相信尤深每晤言
躁心消息宿疾為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契嗚呼由今
其復斯人耶予既誌其壙又銘其墓其先生私耶張壽
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五窀封孺人蔣及余壽丘預
馬銘曰化樞物治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得其清星爛
日章後先輝映迨宋儒宗於斯焉盛公有正悟意往神

趨靜存動克一真自如搜竊記聞亦敏則有探幽索微
玄象誰友世局斯下邪論崩湍始風聿還亦允斯觀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一

墓文

儒林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瑄字德溫姓薛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父貞
世以經學相傳為儒家仲義貞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祖妣某氏妣齊氏俱淑人洪武中貞教諭元氏
齊淑人嘗夢一紫衣人前揖已而有娠遂生公祖仲義策

之吉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五六歲目光如漆讀書日記千百言居母喪朝夕哭奠如成人禮年十二隨教諭公官滎陽監司得其所作詩賦大奇之因為延譽於衆同輩見其才敏詞工亦無不推高之者然志不以是自滿及聞魏范二先生自南方至皆明於理性之于學招延于家日從講授得濂洛諸書讀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自是用心益篤二先生相謂曰此子踐履篤寔真畏友也永樂十七年隨官鄢陵補本學增廣生明年應河南鄉試遂領解魁又明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三

矣尋丁教諭公憂墓祭一循古禮不肉食者三年是時從游者衆公悉誨以理學踰五載赴京簡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監銀場先是監銀場者多致富公獨廉潔著名政暇手不釋卷精思妙契殆忘寢食至是所造益深矣正統元年以吏部尚書郭公荐授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公曰以規待人學之末也先榜諭學者俾由經以求道根理以為文山東士習為之一變未幾用楊文貞公薦遷大理寺少卿時內臣王振權傾中外或邀公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於朝謝恩私門耶拒不往一日

遇諸途公弗為禮振不悅會有死獄寔寃分辯之力都御史王文知振嘆公因誣劾公當以大辟公怡然曰辨寃獲咎雖死何憾在繫讀易不輟後得大臣申救乃罷官還家：居六年日以講授著述為事後學成就者多正統己巳秋起為大理丞時北兵犯京城公分守北門號令嚴肅總戎因訪策烏景泰元年春師征叛苗益急公受命給畢餉既至見民供輸困敝曰敝中國以事荒徼豈良策耶即上疏乞寬賦緩征不報乃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遂懇乞致仕有惜公去者力為調護

乃召還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多犯罪執法多貸之公至力抵于法衆稱快有薛公到來始斷絕之謠司寇楊公寧都憲張公純俱以才名相尚每曰如薛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非予所及也五年召還大理平皮寃甚多蘇州民有饑乞粟富豪不與遂火其居者事聞命太子太保王文往驗之文悉論以謀叛并籍其家至京衆知其寃莫敢言公抗章辨之得不死者百餘人天順丁丑英廟復位進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叅預機務尋命考會試士論服其公明白入內閣五月餘卓

然欲以正道匡時政而武臣中有特寵亂法者公策其人必敗乃懇乞致仕去至家四方從學者益衆公誨之不倦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以疾卒庭有白氣上昇人咸異之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讀書錄御史箴解大理箴詩文集藏于家配寧氏贈淑人子男四溥淳濬治之為邑庠生與濬俱先卒孫男四榘甲申進士枯禮祐孫女五人公外和合內剛言溫而貌肅其為學與教生人一以復性為要嘗曰吾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因其發見恒加實踐之功其語

學者亦曰為學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是徒學也平生有得於此故其持己敬以廉其接人謙以恭其出處進退光明峻潔惟義是從而終貴賤貧富利害禍福有不暇顧也此其履道惇德之寔豈一時名公卿所可及哉公之莖進士榘履奉公門人閻禹錫之狀來求銘之曰世之誦公正直廉潔孰知其學體究真切蓋志欲探乎性理之淵源行必循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斯其所以有異今人而無慙往哲我銘有徵後之人將不信其為當時之傑也歟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謝 鐸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于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抵予書將表其墓而俾為之志予執書為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々不可蓋者固不繫銘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泊餘戶假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

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為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鈎致之將并中君張顧廷疏訟君冤君雖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傳成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為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售君獨抗疏請追覆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閔焉一時風采獨揚御史琅與之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其言不盡

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而提學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寔者比之而是所至必先使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學立用館至則居宿以身為教仍下冠昏祭儀俾諸生習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舍君亦無所與歸君歷官後先幾三十年服室居食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籍祖宗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在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已為義尤君子所難于是益足以見君平生之大節

不誣矣於乎君天下之士也而止于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克菴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娶徙台之仙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濬圭號鈍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韜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德焉母金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張氏氏子男四長藩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某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逸菴陳

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荐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己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于家君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疑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得一入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而剴切論諫急于其職乃若是道州為司業田與諸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君編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及焉道州為刺

史自以催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責君力障五嶺之民忤權奸以至于死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事難而功倍非邪君之行不止是輒取取其大者以銘庶天下後世之欲知君者得以考焉銘曰深文傳比訐私拾細臺史法吏歲課月論棄根掇芸提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乎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斯世而悲

李大厓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菴先生

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司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_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

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印書燕說鼎沸絲焚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剗草濡墨斜之整之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剗濯陳垢

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
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
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
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
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
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
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厯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
湖西之濱曾祖煥益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
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虔改放

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克愷孫男八以正德丁
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墓君命教整
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
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
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
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
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
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
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李子長墓銘

霍

韜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才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脩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為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近二十年足不越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為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

惟孔脩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庸少叅王崇教聞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遺賫以經治其墓謹按李孔脩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寔今據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没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没奪其產縣官繫鞠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為之覆鞠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謂子長曰癡漢去_子李子長少年輸糧於縣官縣官異其容知_上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

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答之五竟無言
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
答蓋寔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
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果所張詡葵山謝祐皆于師
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舡
頭落釣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
云謝祐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後洞古松棲鶴上高枝志
嘉邈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
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

全仁之量也孔脩于東所葵山為久要云或問于陳秉
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
愚蓋秉常于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為
知言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為之銘曰嗚呼子長去
矣子長逝矣子長後世如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逝
矣子長後世于何減古貌子長古心子長子長逝矣後
世於何坊

鄭敬齋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允字孔明其先赤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姑子

後遂為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闐然游于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于京師求表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亦為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七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為博士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于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寔學時年三十有幾矣迺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

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之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久要之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理餘論哇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於文字箋註

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登章
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
既得而忘之也非為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
者乎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亭
立社倉事、皆著寔地上作寔業要非所謂瑣、破碎
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
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
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
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外之辯必有分矣

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之
尚友者

楊黼墓誌 李元陽

揚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
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
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
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棲日
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
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惠意輒連留不能去然

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教訓以為養親甘
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
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
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
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教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
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
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
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
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

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秃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
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墓畢入
鷄足山棲于羅漢壁之石窟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
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
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暝家人哭泣既畢子孫親
戚皆在柩前燈火熒々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
楊黼先生今日事總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
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
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

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非吾儒之祖宗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崔銑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于靜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溫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靜

坐暇則考覽墳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于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猷臣相厚善詩劄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致不仕吳猷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黷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擔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襟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

長矣尚作嬌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
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舅家與儕讀華烏葬始用父喪尚哀素
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祭祀性好吟詩不若鍛削石翁
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
三章不嗜酒武人強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先生名
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錄
所為詩千篇櫝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
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塋妻陳氏之
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熙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

景與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肇阜準卞景行銑友
也廉直有文為崇明知縣銘曰鼓樓之楊先生藏矣於
萬斯年先生享矣

陳紫峯志 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群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修
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
谿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
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以程式格
之置次本經比拆號乃虛齋門下高弟子弟紫峯陳先生

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暴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戶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荐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署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百

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其於反躬履踐又未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益鮮矣先生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為學先得大旨宏濶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即署刑戶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長先生泣

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戶部嘗督舡稅淮安嚴水閘
啟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舊不由閘從傍梁往來者悉
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微欲有所干撓
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取贏餘以為功吾不忍
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
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
得也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
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貴
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靜觀天地萬

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
迫然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
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譚叙風俗
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々自在脫灑超乎浮
瑤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々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
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齋既沒
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年太夫人
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十一年先生
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有司為祀於學

宮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督稅一事者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必進而為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經淺說文集若干傳于學者先生字思猷紫峯其號先居在晉江青陽山于元延祐間始遷涵江魯祖保祖福考體成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人生成化丁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曜先生宣妹

一曜亦虛齋先高弟之子三長敦履娶張氏次敦良娶潘氏次敦豫娶魯太守仲魁女二謝道夫柯華新其婿也孫男三長復次徠次未名女三敦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于秀林山承德公兆酉山郊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南巡事諱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于本原鍾鼎非豐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

哉屈伸一卧二十年衆望方殷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涵
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
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余認齋碑張八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認齋其先自歛之篁墩遷鄱陽清
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
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贈承德
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
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

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
焉公學問豁然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荐
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
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公嘗其案忤逆璫劉瑾
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荐起家知福州府愛
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
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為市改机
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群涕泣
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惧稍戢求以事撓公之行

高媒藥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巨賊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侃々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

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還湖廣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々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

時公鄉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說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好善嫉惡出于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于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

入以是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先娶胡氏敬齋先生之女逾年而卒贈安人繼妻劉氏封安人子男三長休次焄俱側室出休煥邑庠生女一適劉時澤孫男一圭曾孫男一公素清貧歿後無以為墓越十四年為辛丑六月壬申始克塋于縣治之東利陽鎮劉安人祔焉墓石未為樹又三年為甲辰冬門人張某撫來江右乃叙公世系官閥與夫學術出處之闕世教者刻石墓道繫以銘曰學宗程朱如射之正一言以盡曰敬與誠前哲既遠異說震驚羣聽方贖公心如醒剛明邁往期

一廓清仁報義色方矩直繩推以臨政物莫之櫻公所
獨特公所力爭如有降監寧畏訊評滇海萬里少宰上
卿甫命而僕視天情之香水上游鬱之佳城學術尚論
千載作程

臧君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
璧以其友德安推官常賢尹庠生蔣審卿狀來請銘焉
甘泉子曰嗚呼吾忍銘吾賢徵哉於乎吾忍不銘吾賢
徵哉於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

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
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下之小人
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
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
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人其在
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
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
事張景川濼之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死于杖商臣以
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

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善人何其
怒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
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
都其無意耶於乎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死耶其天死
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無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
徵者其果可以死之也耶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
鄉荐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
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
此可以死之手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之偕出焉

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可程也母氏病痰憂形于色
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
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
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手韋
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駢焉其
惠宗族雖患難孤嫠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
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舂利私載
則為裁抑遣卒譁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
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

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寔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于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倦于雷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於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捐齋生弘

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月也世居吳興城曾大文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瓌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股和葯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女二人銘曰大道渾々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湖本水五年以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

李一清墓銘 魏校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叅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常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嘆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荐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葯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塋

奠悉准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獲者數四每以得不躬視湯葯殞殮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初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稟後行季兄澤蚤世遺孤杜友方在抱撫育教娶若己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曾歲造恒裒民財將以緣是乾沒事涉內府多宦寺參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涖官一以清慎

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姦剔蠹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為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久之遂安以定今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不忍糜國家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甓俵官民舡附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靖識大體不為細苛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便民則為指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高賈之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頌其德儀真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潦迺啟閘洩之中貴人利

舟便多決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攝以威屹不為動懼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強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廠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宦同事者亦憚其風來初乾清坤寧災至是救取大木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擢商人財令價踴貴以病民頌報播遠近冢宰陸

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寔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須材於公家為君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相與哭于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簣論識者以為名言子男彬臣騰君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葬於露里祖

瑩之傍去家二里而近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歛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論日用上寔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寔不為空言金華之學始於成功而何王金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黃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嘗及前輩短長尤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

不敢易余嘗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未定者吾且闕所疑可也余深以為然於乎一清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質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多于講明可謂平正篤寔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非余所得以知而不幸齋志而沒不亦重可哀邪昔大道既隱漢儒祇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國久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

今天下家誦程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往々務空言而闕於寔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而不踐寔噫弊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履寔地者安可得邪余不幸生於絕學之後方欲求助於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一旦化去踴上涼上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邪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昔在孔門曾以魯得確哉李君學從魯入垂絕有言事符易簣後欲知君視此石刻

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誌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若為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今一清官卑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叙見一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之以官爵甲第立坊者異人矣永康此舉可振頽俗法宜得書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增表曰清修吉士一文公作曾立之墓表未嘗深闢陸學而象山之徒已譁然不平今門戶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害蒼生但寔

修吾學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吾學果大成將不大聲色而自定矣奈何以口舌與爭激成其勢况風人之義貴於微婉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正今直云近時一種便褻激勵之資空虛恠僻之論異說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為天下大禁余為此惧而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士今捨却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之失語意亦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七庶幾不偏又意蓄亦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

